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宋世位至
 金紫光祿大夫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室近
 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素善之固請乃免建元中季連為尚書
 左丞永明初出為江夏內史累遷平南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
 太守並行府州事入為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
 出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
 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
 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植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

已陵王子倫
 名是亦可痛

氏國也開

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爲益州貪鄙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之流涕。辟遂寧人龔愜爲府主簿，愜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東昏卽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土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遂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

殺其太守，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齋三日，糧值歲大寒，羣賊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羣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有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我玉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連進討之，遣長史趙越

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時會稽人石文安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與季連相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為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為季連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

季連為判
史不知兵
甲之數乃
欲臨時舉
事其敗固
耳九

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留三子為質季連許之頃之季連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李膺膺士略並不受使使歸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略三子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饑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

之事元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
視惟龔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
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高祖
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
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
赦為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為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
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
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
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
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
離數為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

拔史

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
敬為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
之先驅因城開獨入軹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勲累遷為冠軍將軍
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
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
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
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
此荅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眾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
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眾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
康城未平每降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謂伯
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
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

為高祖弄
股掌

是是褚淵
後人

亦識天久
讀天久皮子
自負

史有時為真圖
將軍武帝手疏
龍符親付

實

上卷事

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緡。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臣能自致。惟緡獨不達。高祖即位。緡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緡堅距之。緡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魏何遠。滅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

亦是好漢

永史承

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于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荅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緡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麻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敕。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緡詐為蕭贛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以下次第歃血。緡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眾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便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緡為尋陽太

疑有脫

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
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將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鄰李景受龍
符節度鄰為徐州景為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
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
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
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
廬山初元冲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
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
盱眙人徐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
訥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絹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
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
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眾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入一作守城遂

不出下料

此等之體生
不愧其琳

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
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絹俱入
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
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眾軍北討宏命
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
才為世出棄鷓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
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
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
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
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

丘遲書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沉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首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使

惟人讀此亦
方

伯之

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父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綉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綉戲爲詩曰。帽上箸籠冠。袴上箸朱衣。不知是今。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羣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終

蘇州府志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五

蘇州府志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子訓

王泰

王份

孫錫 僉

張充

柳暉

蔡搏

江禱

幼不習伎乃
後世為下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輒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頃之出為鄱陽內史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為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為護軍將軍瞻為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又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瞻潔已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

史

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瞻為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為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竟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亮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諡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彌亮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為司徒引志為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為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

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為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為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投服之偽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為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為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

真人自於
元取奔海者

其有王君其
人則多下之為
考義者均為
也

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為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為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

此志稱其

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諡曰安有子緝休謹操素並知名
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位至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父秀之吳興太守峻
少美風姿善舉止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
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
賞遇遷司徒主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出爲
寧遠將軍桂陽內史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閉門靜坐
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天監初遷除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
陳郡謝覽同見賞擢俄遷吏部當官不稱職轉征虜安成王長史
又爲太子中庶子游擊將軍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
視事三年徵拜侍中遷度支尚書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監起太
極殿事畢出爲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尋爲智武將軍鎮

西長史蜀郡太守還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遷吏部尚書處選

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趣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
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彊禦亦由處世之情旣
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久之以
疾表解職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諡惠
子子琮玩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惠爲學生所嗤
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
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王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
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
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
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祕書丞明帝詔求異士

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
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絕勢門上品猶
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年
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
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
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
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祕寶
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爲戶曹屬遷司徒
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爲侍中出爲寧

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爲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
出爲晉陵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
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
謂爲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
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
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諡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訐
並通顯

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年十三暕亡憂毀
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
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
祕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旣拜入

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玉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

止

領神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諡溫子王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為著作郎不拜改除祕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閣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為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父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過

閣

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為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累遷為廷尉司徒左長史出為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為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為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為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為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諡夷子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續明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粹黃門侍郎份十四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為寧遠將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遷太子中舍人太尉

屬出爲晉安內史累遷中書侍郎轉大司農份兄與於雍州被誅
與子肅奔于魏份自拘請罪齊世祖知其誠款喻而遣之屬肅屢
引魏人來侵疆場世祖嘗因侍坐從容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斂
容對曰肅旣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尋除寧朔將
軍零陵內史徵爲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祕書監
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
羣臣曰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
稱善出爲宣城太守轉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蘭陵太守行南徐府州事遷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騎常侍侍東
宮除金紫光祿大夫復爲智武將軍南康王長史秩中二千石復
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南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尚書
左僕射尋加侍中時脩建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

右光祿大夫加親信爲四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祿復以本官監
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九詔贈本官賻錢四十萬布
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胡子長子琳
字孝章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司徒東閣祭酒南
平王文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衛軍謝朓長
史員外散騎常侍出爲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徵司徒左長史

錫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常獨
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爲朝士說之
精力不勌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
所好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
俱爲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時昭明尚幼
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祕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

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
敕許受詔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攝事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
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譙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
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
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
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敕即使於南苑
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
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掘佗日謂异
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轉中書郎遷給事
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
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

挹史

羸史

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謚貞子子泛湜

僉字公會錫第五弟也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
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策高第除長史兼祕書郎中歷尚書殿中郎
太子中舍人與吳郡陸襄對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山首方
善謝稀聚徒依險屢爲民患僉潛設方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
示州郡除威武將軍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寧遠
將軍南康內史屬壚循作亂復轉僉爲安成內史以鎮撫之還除
黃門侍郎尋爲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僉憚岨嶮固以疾辭
因以黜免久之除戎昭將軍尚書左丞復補黃門侍郎遷太子中
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四十五贈侍中給東
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承聖三年世祖追詔曰賢而不伐曰恭

循壚

謚恭子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慍因與儉書曰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

充書

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陽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鷗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夏舉鞞輓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輪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澗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

愁霖之霖霞

寧

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
 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乃飛竿釣
 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
 空。寵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
 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
 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
 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
 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
 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
 端而菴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
 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
 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

史作擬作

史作當時

史作渭川

史作而
史作客与

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
 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衿送
 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儉
 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為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
 同郡。陸慧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入為中書侍郎。尋轉給事。
 黃門侍郎。明帝作相。以充為鎮軍長史。出為義興太守。為政清靜。
 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義師近次。
 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
 閤城內。既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高祖霸府開。以充為
 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遷冠
 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為
 平允。俄為散騎常侍。雲騎將軍。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徵拜

史作可

史作關送

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
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
如故入爲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
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徵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未及還朝
十三年卒于吳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諡穆子子最嗣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
居瀹深所友愛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
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
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
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
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父憂去官服闋試守鄱陽
相聽吏屬得盡二年喪禮署之文教育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

郎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以爲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時東督
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
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會蕭穎胄薨于江陵使惲西上迎和帝
仍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遷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
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
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
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
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
深爲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惲善奕碁帝每敕侍坐仍令定碁
譜第其優劣二年出爲吳興太守六年徵爲散騎常侍遷左民尚
書八年除持節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事仁武將軍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徵爲祕書監領左軍將軍復爲吳興太守六年爲政

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
施行天監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贈侍中中護軍將軍惲既善琴
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少子偃字彥游年十
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眾咸異之詔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
洗馬廬陵鄱陽內史大寶元年卒

蔡搏字景節濟陽考城人父興宗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有重名前代搏少友雅退默與兄寅俱知名選補國子生舉高第
為司徒法曹行參軍齊左衛將軍王儉高選府僚以搏為主簿累
遷建安王文學司徒主簿左西屬明帝為鎮軍將軍引為從事中
郎遷中書侍郎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
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

中遷臨海太守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天
監元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
轉屠旁縣踰山寇吳興所過皆殘破眾有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
習兵革吏民恒擾奔散並請搏避之搏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承
伯盡銳攻搏搏命眾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
平加信武將軍數度支尚書遷中書令復為信武將軍晉陵太守
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遷吏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
為侍中領祕書監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為宣毅將軍
吳郡太守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惠將
軍諡康子子彥熙歷官中書郎宣城內史

江禧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敷齊太
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禧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為國子

辛劉不遜
系不也三

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
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闋除
太子洗馬累遷司徒左南屬太子中舍人祕書丞出為建安內史
視事朞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為郡蒞帥吏民據
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蒞坐禁錮俄被原起為後軍臨川王外兵參
軍累遷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黃門侍郎領南兗州大中
正遷太子中庶子中正如故轉中權始興王長史出為伏波將軍
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為寧朔將軍南康
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頃之遷太尉臨川王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右
將軍蒞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
惟蒞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蒞門客翟景為第七兒繇求
蒞女婚蒞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

侍不拜是時勉又為子求蒞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為吏
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守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
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
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為之蒞尋遷司徒左長史初
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蒞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蒞有眼患又
不悉人物高祖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
本官謚肅子蒞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
文集十五卷子經經在孝行傳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
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勒名帝籍慶流
子孫斯為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
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

蔡搏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為梁室名士焉

循墟作乱疑

梁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終

齊川屯國傳
氏書同前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衡陽宣王
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懿及融齊永明中為東昏所害敷暢建
武中卒高祖踐阼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
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
烈王恢

齊川屯國傳
氏書同前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
齊永明十年為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時長沙王
懿鎮梁州為魏所圍明年給宏精兵千人赴援未至魏軍退遷驃
騎晉安王主簿尋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暢有美名為

始安王蕭遙光所禮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在雍州。常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平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給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前軍尅梁城。斬魏將鼂清。會征役久。有詔班師。六年。夏。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夏。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

司之儀。侍中。如故。未拜。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十二年。遷司空。使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將軍。並如故。十五年春。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如故。固辭弗許。十七年。夏。以公事。左遷侍中。中軍將軍。行司徒。其年冬。遷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大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創南北郊。以本官領起部尚書事。竟罷。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如故。四月薨。時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侍中

太尉臨川王宏器宇沖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啟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劔爲六十人給溫明祕器斂以袞服謚曰靖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宏有七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吳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謚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以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邑千戶卒子貴嗣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別有傳

母德起至六行法
字止共五十四字印本
脫空三行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糲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秀旣長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齊世弱冠爲著作佐郎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永元中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爲尚書令居端右弟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遊出入無度衆頗勸懿因其出閉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帝左右旣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閒懿懿亦危之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惟桂陽王融及禍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

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
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
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
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戶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
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
多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軍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
年加領軍中書令給鼓吹一部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
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王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
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
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
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曰辟爲西曹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
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

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
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
將軍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
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
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
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
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
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塲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
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
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理仙理籤荊州求應赴衆咸
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之宜速待救雖舊非應急也
卽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產以

郢州軍伐之不尅。江產死之蠻遂盛。秀遣防閣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險。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贖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涂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已。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宴然。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

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楚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誚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

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帝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之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世子機嗣機字智通天監二年除安成國世子六年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還爲給事中普通元年襲封安成郡王其年爲太子洸馬遷中書侍郎二年遷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劾及將葬有司請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太宗所賞普通六年

年以王子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事中太子洸馬祕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華啟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齊世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府遷驃騎轉外兵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板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開府事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高祖旣尅郢魯下尋陽圍建業

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連破荊州鎮軍蕭穎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瓚所敗穎胄憂憤暴疾卒西朝凶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旣至瓚等皆降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進號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進督荆寧二州餘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丹陽尹常侍如故六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其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復以疾陳解十二年徵爲中撫將軍儀同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俸秩加焉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並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毀瘠殆不勝喪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戶如故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戶五年進號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領太子太傅四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時年五十八詔斂以袞冕給東園祕器又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

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鑿識弘
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勲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
及贊務論道弘茲袞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
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劍四十人
謚曰元讓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
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
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
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
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
卽遣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
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埋言未訖而偉使至給
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卽賦給

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
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偉四子恪
恭虔祇世子恪嗣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
邑至千戶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
無過竝有義方恭起家給事中遷太子洗馬出爲督齊安等十一
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爲秘書丞遷中書郎監丹
陽尹行徐南徐州事轉衡州刺史母憂去職尋起爲雲麾將軍湘
州刺史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櫺
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世祖居藩
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
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
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持節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尚貪林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早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聲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先高祖以雍為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儲倉。恭後多取官米，贍給私宅。為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啟，由是免官，削爵數年。竟不叙用。侯景亂，卒于城中。時年六十二。詔特復本封。世祖追贈侍中、左衛將軍。謚曰僖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太子舍人、東宮

領直遷丹陽尹丞、給事黃門侍郎。深為太宗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齊隆昌中，明帝作相，內外多虞。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言恢焉。明帝以恢為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為驃騎法曹行參軍。明帝即位，東宮建為太子舍人。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之難逃在京師。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迎，以為輔國將軍。時三吳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岡，建康平還為冠軍將軍。右衛將軍。天監元年，為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食邑二千戶。二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

節如故。義兵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進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十七年，徵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薨于州。時年五十一。詔曰：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荆湘雍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烈。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遑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以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鍤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眊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荊州，常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

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賓咸服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起家太子洗馬祕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劔道尅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莅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伐穰城尋遷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姦謀不臣將露範屢啟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

魏人據合肥竟不出師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遣信告尋陽王尋陽要還九江欲共治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尋陽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時論以此少之旣商旅不通信使距絕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恚發背薨時年五十二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胄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劔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傍人齊世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義師

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
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和帝立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
守蕭慧訓子瓚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鎮
軍將軍蕭穎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
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瓚等旬日皆請降是冬高祖平建
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
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
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
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
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
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
矣爾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

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三年詔加鼓吹一部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
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
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
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
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
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
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
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徒可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
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遷中衛
將軍中書令俄領衛尉卿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
時論稱之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

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愴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刺史同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愴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

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魂而有靈歆茲顯號嗚呼哀哉愴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世子亮嗣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閒平矣

諸王無不勤恪
惟和即仁
至義原可心
此以較方祖
必太祖有大陰
德安北高祖
之功昭其可
爲開國之主也

朱明鑄史什
云。統於史也。
有子附父傳
者。無父附子
傳者。間有之。
非曰幹。蓋即
屬遺跡。且子
難言。雖不先
父食。此古今
義也。宣武之
志。昭于天地。
得假平。行跡
而以嗣。冠其
前耶。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氏雷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有令譽解
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太子舍人洗馬建安
王友出為晉陵太守曾未期月訟理人和稱為善政入為中書侍
郎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
梁二州刺史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
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氏師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

氏雷

火坑池等六戍。尅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戶。遷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旣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之。授侍中尚書右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二千五百戶。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旣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輜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仕齊爲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高祖旣至。乃赴于軍。以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爲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祕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爲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徵爲護軍。九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邪太守。十年。徵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軍。領南琅邪彭城鎮。琅邪復徵中書

令出爲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
佛法高祖每嘉歎之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年改
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謚曰元有文集行於
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
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
之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章子脊嗣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褐著作佐
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
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
聚衆數萬郗樊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
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

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
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十年爲
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
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一
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充兗徐青兗五
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
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
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土七年起爲宗正卿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衛將軍領步兵校尉大
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
征北大將軍鎮于渦陽二年爲中權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置佐史

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故。三年爲中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承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將軍，征虜行參軍，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卽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承陽郡王。謚曰昭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與區宜須撫蒞，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二年襲封承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恭。」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元。簡三年襲封，除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爲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謚曰孝子俊嗣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仕齊至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邑贈給事黃門侍郎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無子乃詔象爲嗣襲封爵象容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寧遠將軍丹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如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爲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爲之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黃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侍中遷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謚曰敦子慥嗣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終

西川屯鳳
氏閣南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蕭景弟昌昂昱

西川屯鳳
氏閣南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卽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于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文宣侯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卽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審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

昭文作照

自此種累非

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不辯能斷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僞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兗州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都督北兗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

年荒計口賑卹爲饑殍於路以賑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績率軍士收而瘞焉景初到

可見梁初
十年太平甚
賴諸君其
岳牧無可
數也

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
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節自勵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
迹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為使持節督南
北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三年徵為
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為人雅有風力
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眾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為從弟而禮寄甚
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大尉揚州刺史臨
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
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即
宅為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允
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
語曰肅監州符火爇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

人

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
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為之
流涕既還宮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晉陵郡接魏界
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
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嗣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為晉安王左常侍天監初除中
書侍郎出為豫章內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年遷持節督廣交越
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
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為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
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為散騎侍郎尋以
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為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
常侍又兼宗正卿昌為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

徵

不肖

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子洎言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充州初兄景再爲南充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如先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普通三年爲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爲吳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爲仁威將軍衛尉卿尋爲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二年封湘陰縣侯邑一千戶出爲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恭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啟未垂採照追懷慙懼實戰胸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饑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旣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溢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天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鄣所

以致乖筭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
樞叅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
許臣雖叨榮兩宮報效無地方違省闈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曰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
漢光武兄子章興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
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
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旣不肯行績用爲招
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
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
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
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
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

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
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旣表解職可聽如啟坐免
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
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
菩薩戒昱旣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
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
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
之謚沸設祭莫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
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
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媿咸被任遇蕭景之才
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終

蘇州中興
氏書回

梁書卷二十五

蘇州中興
氏書回

列傳第十九

周捨

徐勉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顓之八世孫也父顓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顓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適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卽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重捨木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

史記

詩史

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與人汎論談謔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歎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爲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

司所奏捨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

為人必與倫
相心清刻
險忘而外示
如雅至不取

稱者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為祭酒
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
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
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
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鑿初與
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
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
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
職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
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日乃一還宅
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
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

史作自
果然陳允

代中孝民

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
筆又該綜百代皆為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
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除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
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
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
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惺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
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
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
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宮職優詔不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
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

今國中延平
風俗如此

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續纜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

此文尚有
二京遺意

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官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乎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

上下皆
也

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啟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費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任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

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卽擢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

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
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
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
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
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
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
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
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
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
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
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
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

史有古字
裴疑族
史作聚

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
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
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
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
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
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
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
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
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
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
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
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

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王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

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資假須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

此後名云

宰相賣園

今論集竟
此為可見
人于古人

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
闢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任等既應
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
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廡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
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
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
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為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任南還之資
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
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麤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
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

茅菴文

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
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私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
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
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
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為烏鹵彌復何
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
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
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
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
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

更作直

藝文有非
括字

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旣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旣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廩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喻。其辭曰。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問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墮。二宮竝降中使。以相慰勗。勗親遊賓客。畢來

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折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筥。

淡然而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殷勤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旣貽格言，喻以大理，卽日輟哀命，駕修職事焉。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啟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

十。高祖聞而流涕，卽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謚曰簡肅公。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体，常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爲別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婦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左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忸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

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梁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終

蘇州刺史
氏南國

梁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范岫

傳昭 弟映

蕭琛

陸杲

蘇州刺史
氏南國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兗州別駕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吳興沈約俱為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興宗為安西將軍引為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刪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累遷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

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還遷尚書左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為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出為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為度支尚書天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六年領太子左衛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為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為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

實久不

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賻錢五萬布百匹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費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史歲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為雍州刺史袁顛客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

國史圖

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表。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惟昭及南陽宗史保身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其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史。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尋除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城平。引為驃騎錄事參軍。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郎。頃之兼御

員外史作

史中丞黃門著作中正。竝如故。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六年。徙為左民尚書。未拜。出為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為振遠將軍。中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為左民尚書。十一年。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十二年。入為祕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七年。出為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粟。粟一作實絹于薄。

粟

安成門側。但有餒魚中。燭板床。僅堪標。

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尋領祕書監五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中正如故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卽日舉哀謚曰貞子長子諱尚書郎臨安令次子肱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竝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

率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動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永元元年參鎮軍江夏王軍事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羣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旣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祇悔也尋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參軍建安王中權錄事參軍領軍長史烏程令所受

俸祿悉歸于兄。復爲臨川王錄事參軍。南臺治書。安成王錄事。太子翊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光祿卿。太中大夫。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舉爲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譙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

好者

兼少府卿。尚書左丞。東昏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卽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尉卿。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出爲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賈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行也。以書餽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琛尋遷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母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爲信武將軍。護軍長史。俄爲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爲信威將軍。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

憤王二字上

上

可神於竟

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
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聚不以爲嫌普通元
年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徙度
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轉祕書監後軍將軍遷侍中高祖
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
早造中陽夙忝同開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
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
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龜事畢餒
餘必陶然致醉大通二年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
人中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
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
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

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
謚曰平子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叡揚州治
中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
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

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
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久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
虜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
以爲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除撫軍長史母憂
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中軍臨川王諮議參軍尋遷黃門侍郎右
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史中丞杲性婁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
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

甥都似甥

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疆禦。六年，遷祕書監，頃之為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八年，出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民下所稱，還為司空。臨川王長史，領揚州。大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十五年，遷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入為左民尚書。遷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為仁威將軍。臨川內史。五年，入為金紫光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謚曰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天監初，歷中書侍

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世。子罩，少篤學，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祿卿。

史臣曰：范岫傳，昭竝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倖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東志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終

蘇州府志

梁書卷二十七

蘇州府志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

西邸延英俊，倖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倖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樸。冠眾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既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在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

選藝

振藝

迫

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聞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為士友所重如此，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倖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為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

象藝

飯藝

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爲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
尋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
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
博士中庶子中正竝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五
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纘早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
郎卒

到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仲度驃騎
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
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
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
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左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
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

溉竝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天監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
以清言殆將難及卽詔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
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四匹高祖謂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某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
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
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
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
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
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
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

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諱令曰明北克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水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高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子博士徵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

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
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
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
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
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
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
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
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
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迭薄助并貽詩曰平
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
宅歸仁里庾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三逕士山
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

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
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
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
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子爲舉哀
賻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顥監護喪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
殷芸令曰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
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
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
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
理當酸愴也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
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
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

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才辨知名

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與女與為雍州刺史鎮北將軍

乃言於朝以叡為鎮北長史河南太守與誅叡并見害鈞時年九

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

鄉范雲樂安任昉竝稱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

公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

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

書古迹別為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

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

東宮置學士復以鈞為之公事免復為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

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臥

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諄

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

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瘡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

之手書誠喻曰知此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

迴然一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

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

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

不及禮但稟生庭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

盡聖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

滋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

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猶以頓瘵

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投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尋改領中

王老慶云鈞

為治化盜賊

人也郡瘡不作

幾于動天矣

乃以而至子

感人動天動

天乃不能御

妻一險虐鈞

每入內掖先

不父名于

弟兄弟涕泣

則又及婢

而友鳴呼

唯使使以

道遂可行

於妻子中

妻為深武

女亦具公

之以兄為

時

不

由

不

由

不

由

不

由

不

由

不

郡當陽
史作鄉

妻之難化
甚於劫盜
虐鬼矣

伍

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石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
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
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

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
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

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
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啟高

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為揚州治中襄
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

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
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

粟漿為何物
而難得如此

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

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
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

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
以襄為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

為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毼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

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土願元
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

吏修城隍為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眾逃散時隣郡豫
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

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

蕭可惡可
此

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詰。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覲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爲吏部郎。遷祕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黠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黠及兄子映公帥衆拒子仙于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黠等戰於松江。黠敗走。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襄弱冠遭家禍。終身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梁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終

齊川中鳳圖
氏書同用道

梁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橫

夏侯亶 弟夔 魚弘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

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

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為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遙昌

為立碑使邃為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阼

始安王蕭遙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遙光敗邃

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

眾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

後史作冀州徵

襄史冀
綽史徵

齊川中鳳圖
氏書同用道

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效，以為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眾五萬奄來攻郡，遂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瀑溢，遂乘艦徑造橋側，魏眾驚潰。遂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遂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啟高祖云：「裴遂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為始安太守。遂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或、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遂拒焉。行次直瀆，魏眾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

妻姊妹之
于北人曰
甥南人曰
任九錫

或為成

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為游擊將軍。朱衣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為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遂為假節信武將軍，督眾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遂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郭，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

子三信

境墳

本志知兵
日無立切大
志

將者他不自
少言嘆人
不可由天下
竟至此耶

成父志

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
別遂自為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
沙陵等成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鄭城汝
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眾五萬出
城挑戰遂勒諸將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
稚稚等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眾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
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
吹一部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遂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為
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
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遂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義
自國子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為南兗除長
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閣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

弟

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
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
尋為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
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
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都令奉朝
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遂
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
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
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假節威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
夜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
為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以為譙州刺史又還為左軍將

史令

軍出爲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員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
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
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
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
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
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
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謚
曰恭子畿累官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
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遷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
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
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
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
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
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閣將軍侯景亂出
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
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
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
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
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
出爲河東內史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
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平野
魯江晉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橫

不愧為忠貞

與杜崩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
 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
 幅被以成其初志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
 晉安王諱承制以之橫為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眾軍
 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
 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公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
 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荊州亶留京師為東昏聽政主帥及
 崔惠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
 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
 纂承大統封十郡為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
 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為宣城

太守尋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為平西始興王
 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
 起為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
 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
 朝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出為
 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太子
 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為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
 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為散騎常侍
 領右驍騎將軍轉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
 年遷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
 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
 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

將河間王元深臨淮王元或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人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

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夔。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

師克在祀
知波知已
但得之可

平之三年代兄亶為吳興太守尋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七年徵為衛尉卿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
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
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
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
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
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為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
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
建官軍旗鼓眾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
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眾軍追之生擒
一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

史無四字

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眾中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二
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
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
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
戶中大通二年徵為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州刺
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為雲麾
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
轉使持節督豫淮陳穎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
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入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
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
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
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

由

願文作顯

大將頻喪
景之窺伺
非一不陷
即亡之死而
友復也

何不也裴
宗是也

自此殺曰

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數百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為侯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譔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築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譔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

過隙人生懽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為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為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為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為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為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為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為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晝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為藩佐並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

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

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梁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終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
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
績丁克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
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
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
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
聰警十六年徵為宜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為使持節
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

西川中鳳臺
氏圖西開甫

西川中鳳臺
氏圖西開甫

本化南史
俱作七年

俱作七年

此為句

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
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
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
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
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
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
吹一部諡曰簡績寡翫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
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
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
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
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北兗
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

督眾軍北討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
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
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
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
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
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
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為侍中司空兼中書
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
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
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京師虛弱
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
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

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理竝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官人喪畢去爾通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官人見之莫不傷感為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

南史通理字季英

史作又

史作又

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賜以為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眾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琊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為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

史作又

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威長子安嗣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琊彭城

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圈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

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旣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自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

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與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旣有書問。雲雨傳流。嗔嗜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

書况身不
惜切只此
下

大易奪道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眾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癰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

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眚。咸欲刺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畧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群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啟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

冰
外史作送

侯景
傳

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而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

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

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群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徃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賫首赴闕。伯超揮刃。眎確曰。我識君耳。才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旣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群虜爭射。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竝以宗室之貴。據盤石之重。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裴邃祖又
一裴倬耶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齊川中鳳閣
氏閣同開甫

梁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齊川中鳳閣
氏閣同開甫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倬
竝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駟南中郎外兵
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
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火妖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
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
草為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

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
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
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枉同僚輒署
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
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
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
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
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
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
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畧二十
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

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
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
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
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
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
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
願陛下哀憐愴款鑒其愚實干犯之僇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
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
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
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
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旣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畧二十
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

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詰。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芝、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群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竝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

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旣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葺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詣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

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
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
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即日舉哀諡曰貞子子野少時集
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三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
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並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
十卷竝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譽官至通
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
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
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
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
推重焉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

外從祖
內外孫姪
從內弟

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
正太尉臨川王闡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
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
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為廬陵郡丞未拜會西
豐侯正德為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
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為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
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
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
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
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
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
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

侍讀

致齊梓
潼郡無安

廣協表

道素

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翟
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
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
竝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
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
大殮既畢卽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竝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
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
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
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
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

一尋則杖一

人情

蔬食少時將娉嫁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
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
書於文字及禽獸艸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竝行
於世

史有文
十卷

徐擒字士秀東海邳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
至員外散騎常侍擒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
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
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
曰臣外弟徐擒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
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擒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
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
事參軍帶郊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擒爲秣陵令普通四

歷代書目

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土。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為之。卿為我跡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暮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

宮體

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眾入。舉兵上殿。侍衛散。莫有存者。摛獨疑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

此後人何自非

機史作載

顏延之公同傳
沈約無父
表

不討侯景乃
此實如此
賊首陷子真
梁室大罪人

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
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
眾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
眾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
為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
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
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
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為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
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
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矣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
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
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眾始令

史畧異

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
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
黃鵠磯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
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
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
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
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
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
矣鄭氏原云余猶惜其末年信釋氏於戒終身嗚呼明也

史畧表

